

长 河

科目：与“历史”对话

考核方式：创意写作

姓名：华湾

学号：2041XXXX

联系电话：XXXXXXXX

历史是什么？“历史”一词最早出现在《三国志·吴书·吴主传》注引《吴书》“博览书传历史，藉采奇异”^①一句中，以代指对过去的记录。钱乘旦教授也认为“发生的是‘过去’，写出来的是‘历史’”^②。而赫伊津哈认为，“历史仅是对已逝时代的一种强加的形式”^③。那么，没有被记录下来的过往便不是历史么？如果写下的并非真相，也能被称为历史么？如果只是被人类强加的形式，文明出现前便不存在历史么？博学的先贤们尚且众说纷纭，我更是百思不得其解。

梦中，我乘着一叶扁舟顺流而下。小舟仅能容下一人，没有帆桨，任凭河水载着它前行。日月在头顶交替，起初，河水清浅，堪堪能托起小舟，岸边的荒地平旷、一览无余；不知过了多久，水流逐渐增大，河中岸边一派生机勃勃，耳边是虫噪鸟语、虎啸鹿鸣；船身随着河水涨落起伏颠簸，村落房屋出现在视野中，陆续有人到河边取水洗衣。我似乎看见一位垂髫老者在河边用直钩垂钓，可惜在分辨清面目前便一闪而过。至此，河道比开始时宽了两倍有余，河水平缓了许多，船头破开水面，扬起的微弱浪花打湿船身又迅速蒸发掉，水汽中似乎有幻影演绎出一幕幕的故事。我看见有人燃起烽火，俯视风尘仆仆的军队与身边女子

^① 陈寿著、裴松之注：《三国志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5年，第1123页。

^② 钱乘旦：《“发生的是‘过去’，写出来的是‘历史’”》，《史学月刊》2013年第7期。

^③ 赫伊津哈：《“历史”概念之定义》，张夏菁译，2018年1月27日，https://www.thepaper.cn/newsDetail_forward_1962374，2022年2月23日。

一同欢笑；我看见有人一掷千金，奖赏抱起圆木的力士，却转眼沦为阶下囚遭受车裂酷刑；我看见有人羽扇轻摇，眺望对岸连锁战船的火光……千百年间的悲欢离合转瞬即逝，情不自禁伸手，却只能触摸到一片泡影。至此，我恍悟自己目睹的正是历史的进程，回想起日间的疑问，不禁自语出声：“历史，究竟是什么？”

话音落下，船身突然一震，承载它的水流就像依照着什么意志，将船推向岸边，搁浅在一条河滩上。在船上坐了太久，我下船时险些摔倒。一轮上弦月在头顶洒下清冷的光，为周围的事物笼上一层轻纱；离岸不远是一片竹林，边缘有一张石几、两只石凳，一个人影低垂着头坐在桌旁，手里把玩着酒盏。放松了一下麻木的双腿，我情不自禁走向石桌，想看清他的面目。他额头宽阔，夹杂灰白的头发盘在头顶，长须精心打理过，眼尾有不少皱纹，似乎是位花甲老人。听到脚步声，他忽然抬头看向我，目光凌厉。我用余光瞥见，他的手已经搭在腰侧的剑柄上，虽未出鞘也难掩锋芒。“汝是何人？”他的声音低沉，带着不容他人置喙的帝王特有的霸气，身着便服也难掩威武气场。我连忙移开直视的目光，不由自主地就要屈膝叩首。躬身时，我想起了历史书上的画像——面前的似乎是唐朝第二位皇帝，著名的政治家、战略家、军事家、书法家、诗人，贞观之治的开创者，唐太宗李世民。

我支支吾吾、绞尽脑汁，试图编造借口，装作是来自番邦的使者，却被他一眼识破：“此地分明乃梦境，汝是除朕以外第一个来到此地的人，汝可知欺君是何罪？”我没有办法，带着七分心虚，硬着头皮解释自己来自未来，在思考历史问题的时候误入梦境。听到这能称为匪夷所

思的解释，他紧皱的眉头反而舒展开一些，语气也缓和了不少：“这等奇异说辞，谅是疯人也编不出来。汝当真是来自后世之人？”我连忙抓住救命稻草，学着他文绉绉的语气说话，还行了一个既不知属于哪个朝代又不甚协调的礼：“陛下明鉴，我……草民所言千真万确！能在此地遇见您不胜荣幸，打扰您独酌实在是罪该万死，在下这就告……”“不必如此拘谨，”唐太宗打断了我，“朕正好嫌对月独酌太孤寂，不妨来饮酒论道。何况这里没有舟楫，汝要如何离开？”我一惊，回头望向河流，才发现载我来的小舟已经不见踪影。既来之则安之，我老老实实坐到唐太宗对面，悄悄在心里给自己打气：就当是得到一次珍贵的访谈机会吧，反正是我身在梦境，就算不小心说错话触怒龙威，应该也不会有危险。

我的顺从让唐太宗很满意。他将两个酒盅推到我面前，看着我乖巧地斟满酒，缓缓开口：“汝既是后世之人，不如讲讲将来的大唐是何般风貌？”不出所料，作为历史上胸怀天下的明君，最关心的莫过于山河社稷。但即使是在梦境中，我也不能确定与历史人物分享“未来的史实”是否会引起蝴蝶效应。深呼一口气，我端起莹白的酒杯抿了一口，辛辣醇厚的酒液有些呛人，我借这几秒时间组织了一下语言：“如果我详细说出您和您的王朝未来的经历，您难免会试图采取行动改变它，直到事情的发展符合您的意愿，这是对历史的不敬，您这样的贤君一定能理解。所以，我能如实告诉您的是，这片大地与生活在其上的人民虽然历经坎坷，但是我们正在为了更加幸福的生活不懈努力，并且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效。”

听到这样的回答，唐太宗的神色又缓和了一些，我趁机发问：“在

下有一个疑问想请教您。在您看来，历史是什么，又能为后人带来什么呢？”他略作沉吟，答道：“所谓历史，就是过去发生之事。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。回看先世帝王，一二代而亡国者有，数十代方倾覆者亦有。^①借鉴他们成败的经验，可以助朕更好地治国。^②”

“所以，您于中书省设置秘书内省，负责前代史的编写，又‘移史馆于禁中’，提高史官待遇，委任房玄龄、魏徵等人才监修国史。^③那么，您认为因无人记载而遗失于上古时期的事物能算做历史吗？那些被后世谬传、杜撰的故事也属于历史吗？”“历史应该是真实的，既然无人记载，那么就不能保证其真实性；那些为了哗众取宠编造的野史更不能被称为历史。朕痛心于秦、隋毁灭无数典籍，于是加倍重视对史实的记录，不求功过，只要能为后代帝王提供一盏明镜便足矣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将酒一饮而尽，放在桌子上的手握紧成拳，目光微凝，若有所思。我胆子大了一些，把酒续满，继续问道：“既然历史应该实事求是，给予后人启示与借鉴，您又为何要多次要求观看起居注呢？^④为了不落人口实，历史上少有统治者会这样做，这种行为无疑是为后世开先河。再加上您先前大张旗鼓兴修史馆，有些人据此认为您想借此机会对史官施压，让他们承认您即位的合法性……”^⑤

不出我所料，唐太宗的脸色刹那间变差，长眉紧蹙，怒目而视，握拳的手砸在桌子上打断了我的话。酒壶酒盏不堪天子怒火，琼浆玉液溅

^① 详见吴兢：《贞观政要》第10卷，长沙：岳麓书社，2000年。

^② 详见吴兢：《贞观政要》第5卷，长沙：岳麓书社，2000年。

^③ 详见时培磊、张光辉：《唐太宗“移史馆于禁中”再议》，《淮阴师范学院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18年第3期。

^④ 详见吴兢：《贞观政要》第7卷，长沙：岳麓书社，2000年。

^⑤ 详见刘乃寅：《唐太宗自观国史初探》，《宁夏师范学院学报》1992年第2期。

在桌面，倒映出一轮颤抖的月亮。“一派胡言！朕观起居注，一为自诫得失，二因重视史实。看完起居注删减而成的《实录》，朕还奖赏正直史官，下令删改浮夸修饰之词，只须实事求是。^①朕若是想改写历史，直接处死原来的史官，换上那些只会阿谀奉承、溜须拍马的势利之徒岂不是更周全？何苦如此深思熟虑、小心翼翼？更别说给这些用心险恶之人留下史书记录了！”

我也被吓了一跳，连忙起身行礼：“请陛下息怒。这毕竟只是后人的臆断猜测。事实上，在我的时代之前，有一位学者，人人都相信他说过‘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’，也经常用这句话论证即使是史书记载的历史也不可信。讽刺的是，他的原话是‘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。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。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，他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，装扮起来’^②。这为了论证自己观点而使用的比喻，不过百年时间便被断章取义，成了批判历史准确性的论据，反而从侧面证明了，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，人确实会曲解历史，对这乖顺的小姑娘任意饰以脂粉、换上衣装。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，大多数人能做到对自己的行为问心无愧都很难。您的本意是好的，也确实促进了历史学的发展。虽然往后数十年间……”

我突然意识到失言，连忙止住话头。幸而唐太宗似乎没有在意我的最后一句话，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，声音很小，似是喃喃自语：“问心无愧……哪个帝王又能做到毫无私心呢？朕何尝不知背后有人指指点

^① 详见吴兢：《贞观政要》第197卷，长沙：岳麓书社，2000年。

^② 胡适：《实验主义》，《胡适文集》第二卷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206页。

点，说这皇位来路不正？数十年来，朕勤勉执政，如履薄冰，自觉是名贤君。观看起居注只是希望在批判之语外，朕的功绩能被如实记录。罢了，你说得对，朕能做的不过是保证史书所言非虚，是非功过，任由后人评说吧。”他长叹一声，仰头饮尽杯中酒。

自顾自地重新斟满酒，唐太宗举杯对月，看起来沧桑了许多。他似乎想问我些什么，目光却落向我身后：“有一艘小舟泊在岸边，是来接你的么？”我连忙回头，载我来的轻舟果然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岸边。转过身来，唐太宗竟然不见了踪影，月光照在石桌上，与两盏酒杯中的倒影面面相觑。我又呆坐了一会，不见别的人影，便回到船上，继续顺流而下。一路上，我一边辨认岸边的时代，一边在脑中回味刚才与唐太宗的谈话。方才喝下的酒劲发作，眼皮越来越沉，我在不知不觉中睡了过去。重新睁开眼时已是清晨，昨夜的经历仿佛黄粱一梦。我究竟是一厢情愿地与自己想象中的人物共谈，还是误打误撞闯入历史长河，逆流而上见到了千年前的帝王？一缕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，照在床头《唐书》的封面上。没有人应答。

历史是什么？我认为历史的含义既包括发生过的事件，也包括人类对它的认知。广义的历史可以包括过去发生的一切事物，无论被记载与否，因为它们客观存在过；狭义的历史则始于人类文字的诞生。相比抽象的概念，我更愿称历史为一条永不停息的河，它自混沌初开时代便已经存在，奔涌数千万年而永无尽头，途中有磅礴激流，也有淤塞曲流；经历巨变即是飞流直下三千丈，平稳推进便为涓流无声润万物。居于河岸的生命依河而生又归于流水，组成历史之河，也被它施以影响。钱乘

旦的理论认为，这条河的本名是“过去”，当它被注意到、河水被捧起时就成为了“历史”；赫伊津哈则认为有了河道的约束，它才能被称为历史。我认为历史之河自始至终都客观存在，大多数人知晓它，却忙于为生计奔波，对它视而不见；虔诚的史官沥尽心血为它凿宽河道、清理淤积，希望以微薄之力助它长流；谦虚的学者穷尽一生研究它的水文特征，旨在推演长河的来源与去向；狂妄的帝王大张旗鼓修堤筑坝、疏堵兼施，终究不能改变它分毫；智慧的领导者取其精华，分割出河面凝结的冰，打磨成明镜用以自省。它是固执的，不被任何事物改变，真实客观、一往无前；它也是包容的，无言接受世人的主观曲解或改编，不加回应、默默无言。漫步在这条长河边，我们应该做的是怀着敬畏和感激的心情，掬起一捧水，滤去模糊视线的浮沙，解析其中蕴含的内容，揣摩潜藏的真理并加以运用，尊重珍惜这份古老而厚重的礼物。

创作小谈

作为高二就告别历史和政治学科的理科人，看到与“历史”对话学年考核的主题“历史是什么”后，我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创意写作——在我眼中，要从荐读书目中挑选出一本精读并写出 4000 字的读书报告，是对耐心的极大考验。

相比之下，记录一场想象中的对话看起来要简单得多。而提到与历史人物对话，迟子建的《与周瑜相遇》作为高中考验（或者说折磨）我多次的阅读理解文章，第一时间浮现在脑海中。那么，不如参考这篇文章的思路，制造一次梦境中的邂逅，记录一场谈话吧。

敲定了主题，接下来就该找一位“幸运嘉宾”了。与历史阔别两年，大部分历史人物早就被我忘到九霄云外，不过提到历史，唐太宗那段“以史为鉴”的名言可谓家喻户晓。仔细想想，作为政变上位的皇帝，他登基后多半会修改史书、美化自己的行为，这不就与“以史为鉴”矛盾了吗？我只需要借此话题制造一些冲突和讨论，在前后文添加引入、发展和收尾的情节，“起承转合”的主线便凑齐了。然而，实际查找资料时，我只能感叹唐太宗不愧是贤君：他即位后，不仅没有过度干涉史书编写，还对史官这一职位大加重视。这样一来，原来的情节冲突似乎无法成立，我只能退而求其次，先肯定唐太宗对史学发展的贡献，再让虚构的“史学评论家”们担任反派角色，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”，批评他的作为别有用心，最后通过唐太宗的辩解和自白解答“历史是什么”的问题，形成扬一抑一扬的形象塑造，也让文章不至于太枯燥。

学年考核的题目发布在十二月底，我在放假前定下了文章主题，与

高中时期文科大佬 C 同学的讨论提供了不少灵感。对于资料的初步搜索和情节的确定则发生在相对空闲的寒假，在阅读资料的过程中，我对历史也形成了自己的理解。寒假期间，我偶然读到一段文字：“……人间千年，不过大梦一场……我梦见了你，不，兴许是你梦见了我……”，灵光一现，便有了如今的情节架构。春季学期相对秋季更加繁忙，好在时间还算充裕。与拖延症的拉锯战不可谓不艰辛，万幸我险胜一筹，在距离死线一周时成功交稿。

创作一篇四千字的作品对我来说是前所未有的经历。在高中，我选择的是偏理的学科，语文作文也只是在及格分边缘不上不下，能成为范例，为学弟学妹们提供灵感更是我从未想过的事。选材定题的经历我已经悉数分享，如今回望，难免遗憾于学识有限，只能选择一位中国古代的历史名人，对于深层思想的剖析也不够充分。至于时间规划，我的经验心得可以总结成八个字：你先别急，也别不急。从题目公布到截稿，前后有五个月的时间用以琢磨，大可以先专注于眼前的期末复习，利用寒假时间奠基；但是过度拖延是大忌，直到最后几天才赶工不仅容易影响自己发挥，也会挤压其他学科的学习时间，如果因为过于匆忙而在字体格式和注释方面丢分更是可惜。四千字看似庞大，真正动笔时其实不足为惧，不真正投入写作，谁都不能确定自己是否会爆字数，不要恐慌。

老师告诉我想要一份创作谈的时候，我的第一反应是点开百度，搜索“创作谈格式”。看着加载界面的小圆圈，我才想起已经不必像高中作文那样照本宣科、过于纠结于格式。“创意写作”也是如此，大家大可以卸下高中对文章的种种框架与镣铐，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。

想到哪里写到哪里，絮絮叨叨竟然已经有三分之一四千字了，这样一看，学年考核的字数要求也没那么重量级，对吧？因为没什么格式，我又是起名废，这篇就叫创作小谈吧。

最后的最后，祝大家都能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～